养女亡故后留下保险金 养父母拿不出收养证明遭拒赔

法院依法保护"事实养父母"权益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步人晚年的老王夫妇怎么也没想到,不到 20 岁的养女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故,正处于悲痛中的他们却被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原因竟是老王夫妇拿不出收养证明,亡女更被保险公司指为"精神病人"。最终经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生夫妇保险金 50 万元。目前本案已经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

老王夫妇的养女小王生前购买 了一份《个人综合意外保险》,保 险金额为50万元。后来,小王不幸被一辆小型客车撞倒致死,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王不承担事故责任。

然而,保险公司却拒绝了王先 生夫妇的理赔申请,原因在于保险 公司一方面认为小王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另一方面质疑王先生夫 妇"养父母"身份的合法性。王先 生夫妇无法理解,自己抚养了将近 20年的女儿竟不被保险公司承认, 于是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诉至黄浦 法院。

庭审中,保险公司指出小王曾

因精神疾病人院治疗,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公司有权拒绝履行合 同约定。另一方面该公司又指出, 老王夫妇提供不了小王的收养证 明,不是本案适格的受益人。

黄浦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的证据仅能证明 2016 年小王有过精神方面的一次就诊记录,医院出院记录并未确诊为精神病。且在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小王皆能正常进行生活、学习、工作。被告在并无证据显示小王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事故发生时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的情况下,仅以两年前的一次

就诊记录主张小王不是合格被保险 人或据此免赔,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王先生夫妇是否为适格的 受益人,法院认为,案涉保险为人 身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险,其目的多在于为家庭生活预留保障,由此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可使遗属或者受益人生活无忧。案涉保险为小王本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投保,被保险人小王享有当然的受益人指定权。结合老王夫妇提供的证据显示,小王出生即被抱养、1岁多户口就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亲生父母无法查找的情况,其投保

时身战保险金盲任为乔义母提供生活保障,也更符合她投保时的主观意愿。

其次,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 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两原告虽未办 理收养手续,与小王未形成法律意义 上的收养关系。但王先生夫妇抚养小 王长大,两人不仅在生活上对其进行资助和供 养,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 扶养较多的人",在小王无法定继承 人的情况下,两原告可以享有与法定 继承人相同的保险权利。因此,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生夫妇保 险金 50 万元。

住家保姆在雇主家受了伤

雇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艳萍

随着双职工家庭迎来二宝、三宝,上海家政市场持续升温。能请到一位能干又贴心的住家保姆帮忙打理家务、照顾孩子,是一举多得的好事。但是,收益与风险并存,如果保姆在雇主家中受伤,雇主是否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日前,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

发挥余热做保姆 崴脚受伤谁负责?

阿梅今年 63 岁, 儿子在上海打拼。阿梅思忖自个儿身体还算硬朗, 在老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也去上海 找份工作帮衬儿子一把。

小芳家有二宝,独自带娃,难免 捉襟见肘,急需帮手。于是,二人一 拍即合,小芳雇佣阿梅为住家保姆, 由阿梅帮忙照料大宝的一应生活起 居、兼顾做午饭等一些简单家务劳 动。双方商定每月报酬 4000 元。

原本以为生活就此步人正轨,谁曾想,阿梅来到小芳家仅仅十几天,阿梅就不慎崴脚致伤,阿梅急忙打电话叫来家属,将其接往附近医院看诊。医院诊断,阿梅这一崴,左脚第五跖骨基底部竟就骨折了。经过一番考虑,阿梅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在家静养,此后两次复诊,花费医疗费1000余元。

这下可好,阿梅不仅无法继续工作,失去收入来源,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越想越难过,自己好歹是在小芳家摔的,自己从事的又是住家保姆,工作性质与公司职员不同,所做均为工作内容或者工作前的过程,所以小芳怎么着也该给个说法吧。眼看双方就赔偿事宜分歧太大,协商不成,阿梅诉至法院,要求小芳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费、营养费等合计3万余

为进一步明确赔偿数额,阿梅还 向法院提出了伤残等级及三期期限的 鉴定申请。法院送检后,阿梅却在鉴 定机构和法院多次通知情况下,多次 爽约拒不前往,导致该鉴定无法进 行。阿梅也表示不再鉴定。

受伤是否与做家务存在关联 双方各执一词

小芳辩称,不同意阿梅的诉讼请求,她认为阿梅诉称的其系在做家务时摔伤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事发早晨阿梅刚起床准备拿取自己洗漱毛巾过程中在房间与阳台的衔接处崴脚受伤,并未摔倒。其次,阿梅的诉请

缺乏依据。阿梅于次月就拆除了石膏,但向小芳谎称并未拆除石膏,且 拒绝与小芳面谈。

至于双方是在充分考虑工作内容与身体状况后建立的劳务关系。考虑到阿梅年纪,小芳已尽量简化阿梅的工作。小芳提供的工作环境不存在危险,阿梅受伤时地面干燥无积水,阿梅穿着自己的拖鞋,对自住房间设施情况也较为清楚。阿梅系因自身的疏忽大意,未尽谨慎义务而受伤。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过错原则,小芳对阿梅受伤不存在过错,故小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她表示,自己曾在结算工资时主 动多给了阿梅 500 元,现出于善意, 仍自愿补偿阿梅 1500 元。

小芳提供双方的通话录音及微信 语音聊天记录、房间与阳台交接处照 片。在录音里面,阿梅坦承那天早晨 起床后想去拿自己挂在阳台上晾晒的 洗脸毛巾,走至房间与阳台交界处不 小心崴脚受的伤。照片则反映了事发 交界处并无台阶等异常危险因素。

个人劳务关系适用过错归责 无过错则无责任但获准补偿

松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争议焦点是阿梅是否属于因 劳务而受伤以及小芳是否存在过错。

小芳提供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能够反映,阿梅系因准备洗漱前为拿取自己的毛巾行进至房间与阳台交界处不慎崴脚致伤,并非因为劳务行为导致本次事故发生,阿梅未就其陈述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根据小芳提供的照片显示,事发的房间与阳台交界处并无台阶等障碍物或其他安全隐患,相关设施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故阿梅本次受伤事故,系因其自身疏忽大意所致,法院难以认定小芳对此存在过错。

关于阿梅陈述因事故发生在小芳家中,结合阿梅住家保姆的性质,小芳就应承担全部责任的意见,法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并不适用雇主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现小芳对阿梅受伤并无过错,不应对阿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阿梅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鉴于小芳自愿补偿 1500 元,于法不悖,予以准许。

近日,松江法院判决,驳回阿梅 全部诉讼请求;小芳支付阿梅补偿款 1500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目前该案已生效。

夫妻分居监护失职 孩子谁来保护?

静安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张启骏

本报讯 近日,静安法院就审结后回访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针对原、被告双方疏于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责令双方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据悉,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上海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韩女士与周先生于 2006 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小周,现年 15 周岁。韩女士系外来人员,文化和收入水平较低,周先生无业,工作收入不稳定。在婚后共同生活中,周先生长期不外出工作,家里日常生活开支及孩子抚养、教育等基本由韩女士一人负担。夫妻感情不和,导致对儿子疏于管教,小周出现了逃学、逃夜的现象。特别是 2019

年,韩女士发现周先生可能有外遇,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2021年7月韩女士离家在外住。小周和社会闲杂人员厮混一起,不但在外发生打架斗殴、超市偷窃的情况,甚至动手殴打其父母。2021年10月18日,静安法院受理了韩女士与周先生离婚纠纷案件。同年12月1日,法院经审理,综合考虑孩子抚养等情况,当庭作出不予准许离婚的判决,同时告诫双方应搁置争议,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监管责任,后双方均未上诉。

该案审结后,法官判后回访 中发现韩女士与周先生疏于对孩 子的抚养教育,小周依然会有一 些不良行为。根据该案特殊情况,法院邀请家事调解员、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静安 工作站社工、上海市静安区妇女 联合会的心理咨询老师、校方代 表专门召开了专题会,就该案家 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

牵头由心理咨询老师、社工、人民 调解员、校方代表组成专班对韩女 士、周先生及小周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对未成年父母监护意识不强、 教育方式不当、疏于关心孩子等一 系列监护缺失行为进行了训诫,提 出了讲一步整改意见和措施。今年 2月16日,静安法院发出《家庭教 育令》。韩女士与周先生在收到《家 庭教育令》后均表示,作为孩子的父 母,他们愿意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力量的关心帮助下,积极承 担起监护未成年子女的职责,加强 和儿子的沟通交流,让儿子感受到 家庭的爱和温暖,早日同归正常生 活和学习。

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姚轶捷表示,上海 静安法院依法发出《家庭教育令》, 旨在希望未成年人的父母加强对未 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增强沟通与交 流,关注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展 状况,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环境。

微信群里豪撒红包 微信群外频频借钱

男子伪装"生意人"诈骗情人百万元获刑 10 年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在微信群内塑造"成功生意人"的形象,与对方发展成情人关系,并以各种理由骗取上百万用于赌博。近日,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男子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020 年 2 月,陈女士在微信老乡群里与郑某结识。郑某一直在群里发大额红包,陈女士询问郑某做何生意,对方称自己做超市供货,让陈女士添加自己微信并发来 88 元红包。加好友以后,郑某经常发做生意的照片。双方接触后生出了感情。

陈女士称,当年3月,郑某称缺货款5万元,向其借钱。陈女士出于信任,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郑某5万元,没过几天,郑某又用相同理由向陈女士陆续借了10万。到4月1日,郑某又来借款,陈女士已无钱可借,郑某让陈女士去网上贷款,称本息由其归还。此后数月间,郑某虚构急需货款、所借款项将转作投资入股、需要保证金等事由向陈女

士借款,诱骗陈女士通过花呗、借呗等网络平台贷款、银行贷款、POS 机套现等方式筹款,

共计骗取被害人 176 万余元。 陈女士称,直到一名自称是 郑某女友的人通过微信找到自己,告知其出借给郑某的钱都被 郑通过赌博输光了,陈女士才发 现被骗。在陈女士讨要之下,郑 某及家属仅还款共计 62 万余元,陈女士伤心之余选择了报警。

去年8月18日,郑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到案后拒不供 认相关事实。

郑某辩称,其与陈女士系恋 人关系,涉案款项均属借款;因 被生意相对方欺骗,导致无力归 还被害人的借款。

郑某的辩护人认为,在 2020年7月22日前,被告人郑 某与陈女士系恋人关系,二者间 的经济往来属借贷关系,且无证 据证明被告人郑某将陈女士的借 款全部用于赌博;起诉指控证据 中的由陈女士提供的相关微信聊 天记录,因收集程序不合法,不 应作为定案依据。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郑某的 亲属代为退赔被害人陈女士 10 万元,并取得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 110 余万 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法院予以确认。郑某的亲属代 为退赔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对郑 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郑某及其辩护人的 辩解、辩护意见, 经查, 在案证据 无证据显示有被告人郑某在收到被 害人支付的大额钱款后即向生意相 对方如数支付的情况,而被告人郑 某关于经商做生意的供述不仅前后 矛盾,而且无法提供生意相对方的 详细信息、交涉记录、购销合同及 货运信息等证据支持,相关辩解亦 与常理相悖。被告人郑某在无经商 实际且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刻意制造经商假象,利用被害人的 信任及急于收回前款的心理,不断 虚构事实、制造借口,令被害人陷 入错误认识, 出借巨额钱款, 而被 告人郑某却将所得钱款大部分用于 赌博、消费。根据上述客观行为分 析,被告人郑某主观上非法占有的 目的明显。其行为系以借款之名, 行诈骗之实。故上述辩解、辩护意 见与查证不符, 法院不予采信、采 纳。据此作出上述判决。